

爱情是一场命中注定。

当她懵懂无知，清心寡欲之时，

他却已经编织好一张爱情的网，

走近她，与她沉沦。

她清冷淡雅，

却噩梦缠身；

他优雅从容，

却只为她痴迷癫狂。

她因他笑容绽放，

他许她一世安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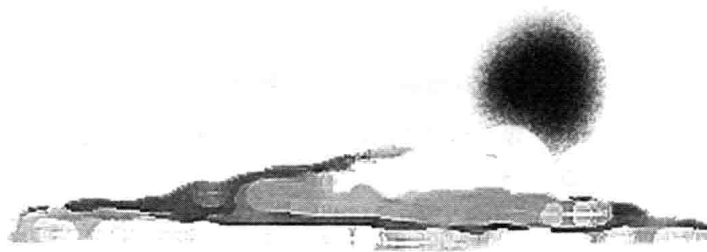
我是你最后的

孤岛

芭阿柚

著

线装书局



我是你最后的

孤岛

芭阿柚

著

綫裝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你最后的孤岛 / 芭阿柚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15. 5

ISBN 978-7-5120-1799-3

I. ①我… II. ①芭…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2859 号

我是你最后的孤岛

作 者: 芭阿柚

责任编辑: 崔建伟 张妍文

装帧设计: 一个人·设计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23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28.80 元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两肋插刀 / 001
- 第二章 好像是你 / 007
- 第三章 只点她名 / 016
- 第四章 不是误会 / 022
- 第五章 千树万树 / 030
- 第六章 低头不见抬头见 / 038
- 第七章 初衷不改 / 046
- 第八章 你知我心 / 053
- 第九章 心理医生 / 060
- 第十章 又见亲戚 / 069
- 第十一章 深陷温柔乡 / 077
- 第十二章 孤枕难眠 / 087
- 第十三章 留有后遗症 / 094
- 第十四章 对他而言 / 101
- 第十五章 奇怪的她 / 109
- 第十六章 以爱之名 / 115
- 第十七章 为爱正名 / 123
- 第十八章 请藏于心 / 130





- 第十九章 冥冥之中 / 138
- 第二十章 心畏于火 / 146
- 第二十一章 欢乐常在 / 152
- 第二十二章 唯愿你好 / 162
- 第二十三章 黑暗序曲 / 172
- 第二十四章 畏惧之火 / 180
- 第二十五章 可惜如果 / 187
- 第二十六章 又回起点 / 195
- 第二十七章 他们之间 / 203
- 第二十八章 各有所思 / 209
- 第二十九章 似水似火 / 217
- 第三十章 冰山一角 / 224
- 第三十一章 你就是她 / 231
- 第三十二章 你的影子 / 238
- 第三十三章 谢谢你们 / 243
- 第三十四章 终须一别 / 251
- 第三十五章 有缘再见 / 258
- 番外 一世安宁 / 264

“安桉，给我买一把刀，我要去砍了那个小贱人！”

接到许诺电话时，安桉正在大学校园外的一条林荫街上和某个帅哥上演着邂逅的戏码。她掉了一把钥匙，帅哥捡起来却不肯还给她，硬是要约她一起吃晚饭。

安桉拿开手机对不知名的帅哥说：“请问你知道附近哪里有砍刀卖？”问完下一秒，帅哥双手将钥匙奉上，转身快步离开。见状，安桉才对电话里情绪激动的许诺说，“你在哪？”

“安桉，我被戴了绿帽子。程默言那杀千刀的明明在逛沃尔玛居然骗我在家洗澡，你说在家洗澡怎么还会有妹子和广播的声音？结果他告诉我说他把收音机给带进去了。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砍他？”

“嗯，那你告诉我你需要多大的砍刀？最好是方便我携带的，否则被警察查出来带到派出所还得你花钱保释。”

“安桢，有你这种姐妹，我何愁砍不死那对狗男女啊！”

最后，安桢打的前往许诺的所在地。一路上，安桢都在想许诺和程默言这对刚进大学校园就看对眼的情侣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信念在一起两年还不分手的，程默言是典型的仗着自己是美男子到处留情的公子哥，而许诺当初就是看中了程默言的脸。那程默言看中了许诺什么？

“唉。”安桢叹气，对着司机师傅说，“左拐停在路口就行。”

下了车的安桢挎着包心里想着怎么劝许诺分手，这个想法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了，因为安桢再也不想当和事佬了！

结果三分钟后，她就看见许诺挽着程默言的手臂恩恩爱爱的从沃尔玛出来了，刚刚那个要砍人的许诺就像是被狗吃了。安桢那时就在想，程默言反正是弄不死了，干脆就先把许诺做掉算了，反正这个人脑子里都是豆腐渣！

“安桢！”许诺冲她兴奋挥手然后小跑过来，拉住安桢的手抱歉地解释说，“我误会默言了，原来那个女孩子是他的表妹，他们一起来给我买礼物的。”

买礼物来沃尔玛，你脑子是被狗啃了么？安桢面不改色地在心里咆哮，随后伸手往包里摸了摸后掏出一把裁剪用的剪刀交给许诺说：“那还用么？这次不用留着下次用好了，下次要是还用不着，你就自我了断吧。”

许诺欲哭无泪地接过剪刀，心里那个颤抖啊，这个安安静静的美人还真的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这时，程默言也走了过来，很是自然的搂过许诺的肩，眼睛看着忽然出现的安桢说：“安桢也在啊，要不一起吃晚饭？”

“不用，我吃饱了。”安桢不客气地拒绝，转身要走的时候又回身对许诺说，“剪刀四十五，给我五十不用找了。”

许诺看着好像真的生气了安桉，连忙抽出一百块对好姐妹说：“不够我把卡也给你，就是得下个月，因为这个月信用卡刷爆了。”

安桉拿过一百块毛爷爷，冷淡的对许诺说了一句：“祝你们白头到老，永不瞑目。”

听到这话，许诺差点给她跪下了。身旁的程默言尴尬地笑笑，同她一起目送安桉离开，很是困惑地问道：“你说你这好姐妹安桉才貌出众也算是我们学校的校花了，追的人也不少，怎么还是一个人？”

“就你怎么懂我们安桉大美女的志向，学校的凡夫俗子根本配不上她。”对于好姐妹，许诺始终贯彻着“安桉虐我千百遍，我待安桉如初恋”的宗旨，决不允许别人说她一句坏话。

程默言举手投降，若有所思地说：“一个人久了，嘴巴才这么毒吧？”

“你错了，我家安桉只对我毒舌。你看见没，她从来都没有跟你废话过半句。在她眼里只有两种人。一是认识的，二是不认识的。你，算不认识的。”

“呵呵，你们可真是好姐妹。”程默言再次投降，决心以后不再和许诺谈论安桉半句了，否则心脏会受不了。

这一边，被谈论的安桉连着打了几个哈欠，揉揉鼻子顺着来时的路往回走，沃尔玛离学校并不远，选择走回去是因为她一肚子的气想要在快步走的时候发泄，否则等许诺回来没准还会忍不住想揍她。

“该死。”气愤中感觉到胃疼的安桉不自觉地抬手摁住了肚子，居然被许诺气出胃病来了，看来一百块要得太少了。站在道路内侧，安桉看看来往的车子，因为是周末，即使出租车很多，车上载的多半都是小情侣。半路打车，真的是困难重重。

“我要是死在半路上，一定要拉着许诺陪葬！”胃开始绞痛的时候，

安桢愤愤地想着。此时，不合时宜的不适让她多少有些心累。嘴里嘟囔着，“还是打 120 吧，在疼得在地上打滚之前，必须有颜面的离开这里。”

忍着痛低头在包里翻手机的时候，感觉到身边有其他人的安桢警觉地抬头，小脸蛋十分的苍白。她刚想开口质问，却不想旁边这个高个子的男生抬手将手背覆在她的额头上，声音低沉充满了磁性，他问：“哪里不舒服？”

安桢诧异，当即后退了一步，与这个陌生人保持了距离。她清澈的眼眸意外地想要捕捉对方的模样。可是怎么说呢，个子太高又逆光，就算是帅哥，此刻脸上也应该打了马赛克，她根本看不清。唯一看清的是他垂在裤缝边指骨分明，修长好看的手。

“胃疼。”他再一次用不惊扰的声音关切地问道，与其说是问倒不如说是在确认。

安桢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又不知是被他声音蛊惑还是怎么了，竟点点头道：“我去医院打下点滴就好。”说着迈开脚步就想离开，哪知被对方一把拉住了手臂，那感觉就像是怕她跑了，这让安桢禁不住想他不会是个个人贩子。

“我送你。”

这种主动让安桢实在是不安，目测这男生和她差不多年纪，这里又是高教园区，想要骗她还真的是易如反掌，更何况是这种虚弱无助连骂人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

“你想要劫财的话我身上只有一百块现金还是刚刚剥削来的，但如果你是要劫色的话，那不好意思要命一条。”安桢有种豁出去，大不了同归于尽的悲壮感。

对方愣了一下，然后扑哧一声笑了。但他小心抓着的安桢的手臂却

没有松开，还是那副嗓音说：“去医院吧，冷笑话讲得连冷汗都出来了。”

听完这句话的安桉心头涌起一股耻辱感，这是被赤裸裸的嘲笑了。但是下一秒她就差点被反复袭来的强烈疼痛感给弄得昏厥了。

“这女孩怎么了？”随之从路边停着的车上下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皱着眉关切地问，上前看了看。“生病了是吗？”

“开车，去医院。”

昏迷前，安桉只听见了这简单的对话。两眼一黑的时候还想着，真是好后悔只从许诺那里拿了一百块钱，早知道……早知道什么？早知道就不应该为朋友两肋插刀，结果害的自己被刀插了两肋，好痛。

许诺，我跟你没完。

等到安桉感觉到手背上微微的刺痛感和丝丝冰凉的时候，她已经在医院了。睁开眼睛看见的是病床边泪眼汪汪的许诺还有皱着眉头的程默言。

“我是死了么，你哭成这样？”安桉气息平缓，语气平静。

许诺抽了纸巾用力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万分愧疚地说：“安桉，我不应该只给你一百块，你一定是因为钱少才气成这样子的，我该死啊！”

老天爷，能不能直接劈个雷下来把许诺这妖孽带走？安桉叹了口气，在程默言的帮助下坐起了身子摆摆手说：“你就算给了我全部家当我也迟早被你气死。”

“呜呜，安桉你别一上来就给人家判死刑嘛，好歹给个死缓嘛。”许诺扯着自己的包包带子，卖笑讨好道。

“帮我把医药费付了吧。”安桉也从来不跟许诺客气，看着瓶子里头剩下最后三分之一了，便自己利索的拔下针头，掀开被子就准备下

床了。

许诺连忙阻止说：“有帅哥已经帮你把医药费付了。就是送你来医院的那个人，还用你的手机给我打了电话。你说这男人怎么这么聪明呢？看你的通话记录，知道你刚刚联系的人是我，而我一定就在附近。不过等我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护士说他好像有事必须先走。搞得好像你是他老婆似的……”

头疼。安桢摁住太阳穴，穿好鞋，拿起床头的包走过许诺身边，拧着眉头质问：“不是没见到掏钱的人么，你怎么知道他是帅哥？”

对此，程默言也怀疑地看着许诺。许诺一脸无措追上安桢，解释道：“不是啊。他声音超好听的，就是有点冷淡，但就是超有魅力。”

身后程默言一把抓住许诺的胳膊，不悦道：“你不会因为别的男人好听的声音抛弃我吧？”

“程默言，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帮我想想怎么哄安桢好不好？”

“唉，我这男朋友的地位……”

走出医院的安桢心里对那个不知名的男生充满了好奇，她根本没看清对方的长相，可也很意外的也觉得他应该是个帅哥。呵呵，女人对男人的第六感还是出奇的统一啊。来到外面安桢拦下了一辆出租车，没等许诺他们就自己先回学校了。想起来，选修课的期中论文还没有写。

出租车刚开走，后面一辆停在不远处的黑色车子，坐在后座的人锐利的目光瞬间柔和隐约着失落。

“宁树，还进去么？”

“不了，去学校吧。”

随后车子往同一个方向行驶。

这天气温还算凑合。自从胃病犯了之后，安桉一直觉得自己身体欠佳，走个路都感觉要飘起来。用许诺的话说就是“你快赶上人家林黛玉了。”对此，安桉单手扶住学校里的柳树，一把抓过许诺，将她缠进了柳树里。

对付起许诺好像连虚弱的安桉都不费吹灰之力。

“你今天想吃什么吗，我让程默言给你买。”中午的时候，许诺又百般讨好的打来电话要主动伺候安桉的饮食起居。

还在图书馆看书的安桉只是觉得胃空空的，却没有半点想吃午饭的意思。于是在电话里小声地拒绝了许诺的好意。毕竟让朋友的男朋友帮忙买饭这件事也实在是让她提不起胃口。

“啊，你说大声一点？我在外面听不见！”

耳朵里充斥着许诺八婆一样的声音，安桉二话不说就把电话掐断

了。然后从三楼走廊上往回走时，目光被外面不知道什么吸引，一转头就撞到了人家。

“对不起。”安桢后退了一步道歉。

对方像是一堵坚硬的墙，站在原地只是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并没有作声。气氛有些古怪，安桢感觉自己被他灼灼的目光看得有些别扭便想先走一步。

可抬头看对方的时候恍惚的好像这场景似曾相识，逆着光，看不清他的五官，只知道有种强烈的压迫感。那种压迫感来自哪里，安桢心里明白，全然是因为他身上冷冽孤傲的气质。

这样的人不能惹。

下午进行选修课的时候，安桢挑了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从口袋里拿出耳机塞到耳朵上，打开 iPod 听起了音乐。因为长发遮耳，又坐在角落，安桢觉得这必须是最好的伪装，没有之一。

耳朵里即使充斥着音乐声也不可避免地捕捉到了一些其他的声音，比如老师上课的声音，但是这教授不是已经七老八十了么？怎么声音……

“安桢。”

在她抬头好奇地往讲台上望去的时候，目光对上的是讲台上拿着花名册眼神清冷，气质矜贵的年轻男子。他挺拔的个子搭配着西装，简直像是来开时装发布会的。不少女孩子都已经开始纷纷议论这位从天而降的年轻老师，或许只是来代课的老师。

“安桢。”他扬声再次唤了一遍她的名字，目光却早已锁定在了当事人身上，眼神里有揣摩不透的古怪。

“我在这。”似乎是被两次点名吓到的安桢没有回答“到”，而是像是老熟人一样的举手答道，说完后全班男生女生都扑哧笑了。安桢当时

就想扒窗跳楼啊。

年轻“老师”看了她一眼，幽幽启唇，“我知道。”随后不再点名，合上了花名册。面向所有的学生解释道，“这个星期骆教授家里有些事情，我代他上课。初次见面，我是宁树。”

可能是错觉，安桢觉得他好像是看着她做的自我介绍。还有，之前他回答的“我知道”是几个意思？安桢不解，继续看着台上沉着冷静、风度翩翩的宁老师，总觉得这个代课老师的年纪是不是太小了，小到也没比她大几岁。

差距，人家二十好几可以帮教授代课，她却听着二十好几的人给她上课。

“你叫安桢？”旁边的男生开腔搭讪。

“嗯。”

“这位是我们的学长，你知道吧？听说他之前还拒绝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呢，说起来和我们差不了几岁。”临时同桌一下子就八卦起来了。“宁树可是风云学长呢，男人中的战斗机。不知道我能不能像他这么厉害。”

安桢洗耳恭听着，除了证实了这位代课老师果然只有那个年龄外，她对其他事情还真的没什么兴趣。

“在我的课堂上，不允许男生和女生说话。”宁树合上专业书籍，修长的手指滑入裤袋，眼睛淡淡地看向那边聊得起劲的某男和安桢。

男生撇撇嘴低头看书不再言他，安桢略微奇怪的和宁树对视，怎么有种被打得死死的感觉？她好像没犯什么错误吧，难道之前的教授打了小报告？之前的课堂上，安桢因为许诺一条救命短信直接二话不说从这课堂上飞奔出去，回来之后直接被请进办公室喝了一下午的茶，还连夜写了五千字的检讨书。

检讨书大致的内容就是“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错就错在上课带了手机还开机不仅开机居然还收到了许诺的短信，不仅如此我还看了短信内容相信了许诺这个披着羊皮的狐狸精的话……”

检讨书没有获得教授的原谅，于是安桉的平时分被扣了一大半。尽管这个学期学分已经攒够，但是通报出来期末挂科的话多少还是难堪的。基于这样的需求，安桉决定安分守己。

台上的宁树静静地讲着书本上的内容，时不时地瞥向那个望着窗外优雅安静的女生。长发垂下遮住了她的脸，可就是那抬手将头发别于耳后的动作令人怦然心动。

偶尔安桉会拿笔记下宁树讲的她感兴趣的内容，看黑板板书的时候才发现宁树的字居然如此苍劲有力，笔锋遒劲。

字如其人，好看。

“呵。”安桉看着自己写下的字也是笑了，写自己的名字又写了宁树的名字。上下排列的时候组合起来刚好是“安宁”、“桉树”这两个词。

真是好名字。

下课后，安桉动作不急不慢，嘴上哼着小调，全然不知宁树已经抱着书站在了她座位出口旁。而周围的同学早已经走光了，再加上这教室下堂课没人用，氛围一下子寂静了。

“呃？”安桉挎包转身时被一旁不动声色的宁树吓了一跳，然后马上毕恭毕敬的说了一声，“老师再见。”

宁树没有退让之意，反而伸手撩起她遮住耳朵的长发，看着暴露在外的耳机线，浅浅一笑道：“我的课没有音乐动听。”

窘迫，耳朵被宁树指尖无意间碰到，顿时耳根都红了起来。安桉想着完了，第一天就被代课老师抓住了，敢情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插科打诨。

“在听什么？”他上前微微倾身靠近她，摘下左边的耳机，换了个姿势，背靠着桌沿，将耳机塞进了自己的耳朵里。

安桉震惊，但是看着他居然说不出拒绝的话来。只是任由他听完她最爱的一首曲子。几分钟之后，音乐停止了。

宁树将耳机重新戴回到她的耳朵上，转身淡然道：“再见。”

莫名其妙一阵后，安桉觉得自己可耻的脸红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这位宁树学长有些不可思议，对她完全没有距离。话说回来，怎么她好像从来没见过这个传说中的风云人物？是她两耳不闻窗外事，还是他徒有虚名啊？还真的是半点印象都没有。

理不清的时候，许诺又正巧打电话进来。在电话里头骄傲地说，“哈哈，是不是很有良心挑你下课的时候打电话？”

“你要是敢在我上课打来，你信不信以后你生的小孩没屁眼？”安桉回应着许诺的话，终于迈开步子离开了教室。

“一人做事一人当，何必母债子还！”

“没什么事，我挂了。”

“别！程默言今天有事，安桉好姐妹你能不能陪我出去逛下，买点生活用品？”

安桉走在校园林荫树下，看着斑驳的树影错杂地落在身上，没由来的心情很好。于是便没有干脆的拒绝许诺，而是说：“我在你眼里存在的利用价值也只有这么点了。”

“好姐妹，么么哒。”

真是有够恶心的，这个女人，但是她同时也是个可爱的女人。安桉笑笑，微风拂过她的脸颊，扬起了她的长发。她才惊觉，头发居然这么长了。

几年前还是短头发的她得到的回头率远没有现在高啊，所以男生果

然还是衷情长发姑娘。安桢胡思乱想着，穿过校园那一排的法国梧桐赶去和许诺见面。

三楼导师办公室，有个看起来清冷高个的身影依靠着窗边，修长的手指有节奏的一下一下地敲着窗框，眼睛看着楼下不远处那抹靓丽婉约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梧桐树下，他才收回视线。

“宁树，今天代课的心情怎么样？”骆教授并没有因为家中有事而请假，不过是这位受尽家人宠爱关心的外甥一句话。说什么替他上一节课，感受下当老师的乐趣。天都知道，他对成为老师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

宁树已经脱下西装外套，白色衬衣更显露他的身材，他说：“还可以。”走了几步到舅舅跟前，拿起桌上的一些资料后又说，“班上一位叫安桢的。”

“哦，那个长相俊俏的姑娘。平时成绩都很不错的，听她的指导老师说好像也有意愿要考研究生，现在是大二。不过就是上我的课太不专心了。”骆教授有点小气愤。

宁树想听的不是这些，便也干脆地打断了舅舅的批评和不满，“心情好的话把她的平时分还给她。”话一出，他也觉得自己好多管闲事，但怎么办，他本来对她存有私心。为了她，理直气壮的走下后门也未尝不可，尽管这不是他的风格。

骆教授咦了一声，托了下眼镜。百年奇遇，这骄傲自恃的外甥居然会求他办事，虽然这态度和“求”字丝毫不挂钩。

傍晚时分，陪着许诺消磨了大好时光的安桢有些累了。即便是穿着帆布鞋也能感受到脚底板的胀痛以及小腿的酸痛。可许诺依旧穿着高跟鞋像是不会死的女机器人在五米开外的一家专卖店门口朝她挥手，“赶紧跟上大部队好吗？安桢你体力这么差有没有想过你未来老公怎么办？”

说时迟那时快，安桢已经把手里的属于许小姐的卫生棉朝她脸上砸